

陰魂 色



阴魂色王刀

卧龙生 著

③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·

阴魂色王刀

卧龙生著

责任编辑 许 言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吉林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9.5 印张 436 千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10000

ISBN 7-5348-1127-9/I·512 定价:(全三册)14.80 元

目 录

①·美妓情结浪公子·····	1
②·新婚之夜·····	28
③·江湖魔教·····	52
④·好色之王心阴毒·····	85
⑤·千里追娇娘·····	99
⑥·酒王成全爱欲之火·····	115
⑦·大粪·狗血·驴蹄子·····	142
⑧·禅门·道家·天魔阵·····	167
⑨·“乾坤大挪移”功·····	189
⑩·魔王令·····	203
⑪·打发色鬼上西天·····	219
⑫·大慈大悲？大奸大恶？·····	233
⑬·娇娘叫杀锦衣卫·····	250
⑭·酒楼夺公子·····	272

⑮ · 一脉骨肉·····	291
⑯ · 两王相逢·····	309
⑰ · 明送美人,暗藏杀机 ·····	344
⑱ · 宁王诉衷·····	358
⑲ · 四面追杀·····	374
⑳ · 杀人不留名,千里不留行 ·····	389
㉑ · 山洞刺客·····	409
㉒ · 四掌门大战十杀手·····	421
㉓ · 杀声震天人肉飞·····	439
㉔ · 谁任第一教主·····	456
㉕ · 武林盟主会教主·····	478
㉖ · 击飞丐帮打狗棒·····	508
㉗ · 高僧舍命传密功·····	553
㉘ · 一女竟使万骨枯·····	573

第二十一章

山洞刺客

宗伯华也微觉汗颜，事虽非他所做，却与他有关。若非“杀人不留名，千里不留行”杀人寄柬，与他结了梁子，那些豪客们不会如些惶惶作鸟兽散，更不会公然不付酒钱、店钱，险些害得掌柜的上吊。更何况他一向以江湖领袖之一自居，所谓“万方有罪，罪在一人”，颇感不安。所以西门独行讽刺了一句，他也只好听着。

黄子云笑道：“穆兄这么说，连小弟也骂在里面了。不过小弟即便有穆兄这份心，也绝无这么大的手笔；千金一掷，果然是侠义风范。”

西门独行笑道：“黄兄别介意，在下只是就事论事，绝非有意骂谁，黄兄便一起用饭如何？”

黄子云笑道：“穆兄豪阔，小弟不叨扰了，这顿饭再费也不会超过千金。”

掌柜的跑来笑道：“几位大爷，这顿饭小的借花献佛，不收饭钱，几位帐也都免了。”

宗伯华道：“掌柜的，他是他，我们是我们，我们泰山派还不至于穷到吃‘嗟来之食’，我们的帐一分一厘也不会短你。”

掌柜的一见他要发怒，忙连声应是。心里却暗暗骂，这些人不给钱有理，你不收他们的钱，却偏要给，还是有理，总之是自己没理。

钱能役鬼通神，更能给人长精神，几名伙计里出外进地忙呼着，不一会，也没人点，好酒好菜摆满了两桌子，连泰山派的人也沾了光。宗伯华欲待不要，转念一想，自己一派宗师，和一个后生斗气未免太失风度，照价付钱就是了。

早有弟子为他斟酒布菜，宗伯华举杯欲饮，西门独行忽然道：“宗大侠，且慢，这酒喝不得。”

宗伯华面容一肃，森然道：“穆老弟，老夫敬你人品不错，容忍几分，不要得寸进尺。这顿饭我们自己付钱，不是你请的。”

西门独行叹道：“宗大侠竟是如此看我，令人失望，我不让你喝，是因为酒里有毒，我岂会和你计较一顿饭钱。”

宗伯华闻言狐疑不定。他是老江湖了，对江湖上的鬼魅伎俩也熟知很多，酒中有毒无毒，只要一看一嗅便知分晓。他看看酒色很纯，连水都没掺，确是陈年佳酿，香气诱人。但西门独行既说有毒，他也绝不敢以身相试，取出一根银针，试了试，即无丝豪变化。他大怒道：“你敢戏耍老夫？”

西门独行懒懒道：“我只是不忍看着你死就是了，你若不信，尽管喝。我这一杯里也有毒，你那些不够再喝我的。只是恐怕你一杯都消受不起。”

宗伯华一把抓住上酒的伙计，喝道：“酒是你上来的，你先喝给我看。”

那伙计听说酒里有毒，哪敢喝，连声哀求。宗伯华揪住他鼻子便要往里灌。

西门独行大怒，拍案道：“宗大侠，我好意救你，你怎么反而要滥杀无辜。若要用人试毒，何不让你的弟子来试，难道你

们的命是命，人家的命就草芥不如吗？”

宗伯华怒道：“酒是他端上来的，若有毒必定是他搞的鬼。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那倒未必。你应该知道谁要害你们，这位伙计像杀手吗？”

黄子云见二人为试毒争执，灵机一动，走出门外，恰见一只黄狗在附近寻觅食物。黄子云三步两步赶了过去，那条黄狗似乎也感到大难将至，奋力狂奔。只是它跑得再快，也快不过黄山世家的轻功，坚牙利爪更比不过黄子云的锁拿手，一个起落已被黄子云抓住颈子提了回来。

黄子云笑道：“穆兄，用它来试试如何？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行倒是行，只是烦黄兄抓狗真太辱没黄山世家的武功了。”说着撬开狗嘴，把一杯酒倒进去，叹道：“狗啊，你能喝到这么好、这么贵的美味毒酒，真是可以死而瞑目、含笑九泉了。”

大家轰然大笑。黄子云道：“这酒很贵吗？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酒并不贵，只是这毒药可是千金难买，可遇而不可求，海内有此毒药的也只有一家。”

狗喝进酒后，夷然无事，似乎还很感陶然。西门独行道：“黄兄，放开它。”

黄子云手一松，狗忙向外窜，刚跃起便摔落地上，不一会，肢体痉挛成一团，头和四肢都紧缩在一起，所有的人都心内骇然。

宗伯华大惊道：“牵机毒！可怎么会试不出毒来呢？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牵机毒当然能试出来，可若再加以天竺的毒心兰，两毒相融，用银针就试不出来了，只要喝到肚里，稍一活动，便会毒发身亡，而且绝无解药。”

黄子云惊讶道：“牵机毒只有大内才有，名贵之极，但重金

也可以购到。这天竺的毒心兰却是极罕有之物，比之千年之参、万年伏苓还难找到，真是可遇而不可求，这名杀手居然能找到这两种药，真也难为了他，如此费尽苦心。”

西门独行笑道：“毒心兰固然是难求的奇药，可这两种药便是有幸找齐了，可要炼制成无声、无味、一般方法都试不出来的天下第一奇毒，却也只有一人能办到。”

宗伯华接口道：“魔医卢智生？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对，只有魔医卢智生才能炼成这副奇药。只是听说他炼成此药后，秘之甚固，向不予人，唐门屡次欲以重金购买，都碰了钉子。”

黄子云笑道：“卢魔医一向只救人，不杀人，他配制这药又秘而不宣，是何用意？”

西门独行笑道：“这药是天下至毒之药，却也是医治先天七阴绝脉的唯一药方。七阴绝脉虽说天下少有此病例，但自古以来，患者无生，除了藏密的灌顶大法，以绝高内力打通其全身经脉、伐毛洗髓外，就只有这种药了，而且灌顶大法，施术者不但要功力高绝，而且受施者也要忍受无量痛苦，稍有疏虞便会导致两败俱伤。用此术救人，十亡其八。而用此药治之，却可保万全。只要休眠三日，便可痊愈。”

黄子云道：“听穆兄一说，这倒是千金难买之物，这两壶毒酒小弟收藏起来，留待有缘吧。”

宗伯华笑道：“穆老弟，这种奇药老夫闻所未闻，不知你怎么发现这毒的？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我要不说，宗大侠或许会以为是我从中搞鬼。其实这也是侥幸，在下前些日子和一个酒徒交上了朋友，酒酣之际，谈起江湖中在酒中下毒的方法，最高妙的便是此法。而检验的方法是以内力将酒加热，酒杯便会泛蓝色。”

宗伯华一见西门独行的酒杯果然有隐隐约约的淡蓝色。

笑道：“难道穆老弟每次喝酒都这么试吗？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这也是侥幸，如果在下昨晚没有和这位杀手结下生死梁子，也不会用此法来验酒中是否有毒，宗大侠们就不会有这份侥幸了。如今我们已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，当然不忍心坐视你们中毒而死。”说着取出那张红字帛条。

宗伯华更为惊诧，道：“穆老弟也有仇家买通杀手？”

西门独行笑道：“在下初出道，哪有什么仇家。既要扬名立万，又不甘寂寞，所以只好自己买自己的头了。”

黄子云在旁笑着把昨晚的事概述一遍，泰山派人都咋舌不已。

宗伯华击节道：“真是奇人奇事，老夫已二十年没听到这样快意的事了，真当浮一大白，换酒来。”

伙计们又端出一瓮花雕，宗伯华拍开泥封，斟了两大盏，一盏递给西门独行道：“穆老弟，你我就算是不打不成交吧，今日又蒙你救我和弟子们的性命，大恩不言谢。你我订个忘年之交如何？”

威名远扬的泰山派掌门要和一个初出道的少年订忘年之盟，真是屈尊折节，给足了面子。

西门独行接过盏，沉吟不语。他与酒王相处多日，闲时酒王便讲给他江湖上害人的伎俩，纵然没有一千，也足够八百。他这才能试出酒里的奇毒，当他阻止宗伯华喝酒时，心中犹豫反复，险些忍住不出声警告，任他们喝下去死掉，也算除却了几位仇人，可他终于还是不忍，说出后心中又觉得有些悔意。见宗伯华诚意订交，迟疑半晌才笑道：“宗大侠盛意心领，只是在下不想攀高结贵，更不想将来让人说在下是仗着泰山派才能薄有微名，只想靠自己的力量打出一番天下来。”

宗伯华颇觉尴尬，叹道：“穆老弟是奇人，宗某倒是无缘了。其实本派如今正值倾覆之际，想与老弟交个朋友倒是有仰

仗之意。既然老弟不愿，宗某不敢勉强。如果宗某此次得以逃过此劫，不管老弟有何差遣，只要一张纸条送到，泰山全派无不效命。”

西门独行笑道：“宗大侠言重了。这酒里不会再有毒了，咱们还是喝酒吧。”

酒菜重新试过无毒，大家才放心饮用。饭罢，西门独行对掌柜的道：“贵地有没有好玩的地方？”

掌柜的道：“这里穷乡僻壤，没什么好看好玩的。只是后山有个仙人洞，相传是吕祖修道成仙的洞府，还可以看看。”

西门独行对娇娘道：“咱们去看看如何？说不上也会沾染些仙气。”

后山距客栈仅数百米之遥，西门独行和娇娘不一会便登上了山顶。

已到冬季，虽不很冷，却也是寒风料峭，万木枯零。

西门独行忽然道：“娇娘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傻，早上我为什么要救他们？他们都是我的仇人啊。”

娇娘笑道：“人若见到一个孩子就要掉进井里、或溺死河中，哪怕他是仇人之子，也不会不伸手救的，这就是人本性中的侧隐之心、仁心之端。公子这么做是发乎本性，证明公子是善人而非恶人。”

西门独行叹道：“我倒真想做恶人，不做善人。现在我对自己的仇敌都硬不下心来，这偌大的家仇可怎么报啊。”

娇娘道：“若说仇人，泰山派也未必是咱们的仇人。此次袭击家里的武林有一半，官军有一半。公子若把这些人视为仇人，那不是把武林道和官府都当作可杀之人么？若这么想，这仇根本无法可报。何况家里人都无事，咱们找到家里人再说吧，仇能化解便化解，化解不了便躲，光靠杀人只能是仇上加仇，无济于事。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这道理我也知道。可只要一想起毁家之仇，便恨不得把这些都杀光。我有时也真怕自己走火入魔，变成杀人魔王。”

娇娘道：“不会的，你永远不会变成杀人魔王的。”

西门独行笑道：“你怎么这么相信我？人可是易变的，学坏很容易。”

娇娘笑道：“因为你的心天生就太软、太善，不管你怎么想狠，都无用的。”

两人来到仙人洞前，见里面光线黯淡，便折了一枝松明燃着，举着走了进去。

洞愈走愈宽敞，约进了五十米，果然见一洞室内有石几、石榻，倒象是真有人在此修道成仙。

西门独行忽然搂住娇娘，静立不动。娇娘不知他要干什么，奇怪地望着他。

西门独行右手一动，一道白光弧形掠向一道石壁后面，当的一声，被砸落在地。从后面跃出一个蒙面持剑的人。

西门独行拔刀砍至，那人疾闪而过，一剑刺向西门独行咽喉，招术又快又刁，西门独行刀势反掠，已削向那人手腕，后发先至，两招一式呵成，倒像本来就是发的这招。

那人急缩回手，西门独行顺势进刀，横斩其胸。那人不敢应招，奋力后跃，直掠出洞室外，险险逃出性命。

西门独行顾念娇娘，不敢穷追。娇娘道：“他就是杀手吧，武功倒真是不错。公子这几招使得好极了，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招式。”

西门独行笑道：“可惜我意刀没练成，否则他今天‘不留名’便要留头了。这里窄仄，易遭暗算，咱们出去吧。”

两人出洞一看，景物依旧，整个山上只有他们两人。西门独行四处查勘一遍，一个脚印也没看到。

娇娘道：“公子，你是怎么发现他的？我怎么一点也没察觉到？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这位杀手武功确是不低，居然能闭息那么长时间，我是感觉到他身上的杀气才发现的。”

娇娘道：“杀气？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对。一个高手杀人杀多了，身上便会带有杀气。当他想要杀哪个人时，这种杀气更盛，练武功到了一定程度，对这种杀气便会感应灵敏，自发运功反击。如果武功太差，仅这种杀气便能杀人于无形。这名杀手的杀气便很盛，所以我才护住你。”

娇娘红着脸道：“当时我误会了，还以为你看到石榻，想、想和我作爱……”

西门独行一见她潮红如桃花的脸，抱起她笑道：“那时我没想，现在我可想了，怎么办？”

娇娘连声道：“不可以，不可以的，这里可不行。”

西门独行放下她，笑道：“我再想也不会如此荒唐，在这里席天幕地的做好事。何况那位杀手还在洞里。”

娇娘怪道：“他不是跑了吗，怎么还在洞里？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这洞里有几条岔道，他并没出洞，否则地上不会一点脚印都没有，他轻功虽高，也还不到踏雪无痕的境界。”

娇娘忽然胆子一壮，笑道：“咱们进去搜搜如何？”

西门独行怪怪地看了她几眼，笑道：“怎么一会儿的工夫就成了女侠客了。算了，你可不是人家的对手，里面咱们又不熟，遭了暗算可划不来。他既然给咱们送来了帛条，一定会来找咱们的。咱们回客栈休息一会，再看看街上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买。”

二人回至客栈，发现客栈中又添了许多人。原来是丐帮、

少林和武当三派的人齐集这小小的客栈中。

西门独行心中一惊，他虽不认识他们，却从服饰上看了出来。武林僧、道、俗三家最大门派会集此处，不会没有缘故。

黄子云见人二人回来，笑着迎上来道：“穆兄，玩得好么？小弟给你介绍几位前辈名家？”

圆悟、清虚、刘如松和宗伯华正在一张桌上叙话，门下弟子济济一堂，听黄子云的话，都望向西门独行二人。

西门独行强压愤懑，淡淡笑道：“高攀不起。”领着娇娘径自上楼而去。

黄子云笑了笑，道：“这位仁兄就是这么怪。”

清虚怒道：“不知是谁家子弟，如此没有教养，狂妄无知。”

宗伯华笑道：“此子就是有些怪僻，人品倒是蛮不错，道兄不必介意。”

刘如松望着二人进了屋，沉思半晌道：“此子风度倒是大佳，不过来历也极可疑。”

宗伯华微笑道：“怎么刘兄见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？”

刘如松笑道：“宗兄莫怪，像这样的好后生不会没有名师，显赫的门派，更不会在江湖上寂寂无名，而以我们这几人的见闻来辩，也不会略无所知。突然冒出这么位高手来，宗兄就一点也不奇怪吗？”

宗伯华苦笑道：“我何尝不奇怪，还险些因误会和他火并一场。只是人家对我们有恩，我也不能勉强人家说什么，何况江湖上奇人奇事多的是，见怪不怪也就是了。”

圆悟合掌道：“他是什么人且不用管他。如今魔教四出猖獗，截杀我各派回归之人。泰山派又遇到了麻烦，我们还是计议一下眼前的事吧。”

西门独行和娇娘一回到屋里，娇娘便道：“公子，咱们快走吧，万一被他们看破，就走不脱了。”

西门独行笑道：“现在走必会引起他们的疑心，倒真是走不脱了。且先与他们周旋几日再说。一定不要怕，外表装得越无事越好。”有人叩门，西门独行一看，是掌柜的端茶送来了。笑道：“生意太好了吧，伙计们是不是太忙，竟劳驾你亲自送茶。”

掌柜的见门外无人，关紧门轻声道：“恩公，下面那伙人对你好像有气，我听几个老道悄悄说要动动您。所以小的赶紧上来告诉恩公小心些，依小的意思，恩公暂时躲躲他们吧。等他们走了，您和少奶奶再回来，小的尽心尽力侍奉您几天。”

西门独行笑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。我不是怕事的人，你也不用为我担心，没事的。”

黄子云推门进来，掌柜的吓得忙退出去。黄子云笑道：“穆兄，不是小弟说你，今天的事穆兄可有些过分。像小弟这样的无能之辈穆兄肯折节下交，认识一下这几大派的掌门也不至辱没了穆兄。江湖上是最重礼节面子的，穆兄这样做不是毫无来由地开罪这几大门派，将来于穆兄不利啊。”

西门独行拱手道：“黄兄为我好，我这里谢过。不过古时有‘天子不能臣，诸侯不得友’的高人逸士，小弟虽做不到，却也心向往之。他们也不过是几大门派罢了，难道每个人见到他们都得叩头礼拜才行？否则便是开罪他们，为他们所不容？小弟本是山野之人，与黄兄谈得投机，结交为友，至于说折节二字，应是黄兄而非小弟。他们若因此而对小弟不利，小弟也不惜还以颜色，小弟实是生性如此，并非不听黄兄善意相劝，黄兄见谅。”

黄子云半晌无语，苦笑道：“穆兄既然如此高尚气节，我也无话可说，好在这三派都是名门正派，也不会因此多生事端。只是穆兄以后还是随和就俗些好，不然在这险恶江湖中恐怕要有亏吃。另外，早上你们走后，泰山派又死了两名弟子，是在

· 街市上买东西被杀的，穆兄也要多加防范才是。”

西门独行大惊道：“怎么会？我们在山上的仙人洞里也遭到杀手偷袭，他怎么会同时在这边下手？难道他会分身法不成？”

黄子云也颇感惊诧，道：“穆兄和杀手朝过相了？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没有，他蒙着面，是用剑的，轻功极好，小弟没有拾掇下他。”

黄子云叹道：“能躲过他的偷袭的，穆兄算是第一人了。这恐怕是他十余年来第一次失手吧。不过两处同时有事，那杀手可能不止一人，是两人、三人甚至更多，这‘杀人不留名，千里不留行’也许是一个杀手组织，而不是一个人。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这极有可能。一个人很难做到精通多种杀人手段，因为人总是喜欢用自己最擅长的办法杀人，不会舍长用短。而死在杀手手上的人却死状各异，除了帛束一致外，所用手段相同者少，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杀手组织。”

黄子云叹道：“难怪他胃口如此之大，连泰山派十几位高手的命的买卖都敢接。我得下去知会宗掌门一声。”

西门独行和娇娘品着茶，西门独行笑道：“娇娘，今儿的茶比昨天的有味多了。”

娇娘笑道：“五千两银子买来的，哪会不好喝。便是龙肝凤胆也没这么贵。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这也是。这些人一来好像气闷得很，咱们上街转转，散散心。”

娇娘咋舌道：“你不怕咱们两个也步泰山弟子的后尘，横尸街头啊？”

西门独行道：“要是该死哪里都不安全，房檐掉瓦还能砸死人呢。咱们小心些便是，怕是没用的。”

二人携手走下楼，楼下言笑喧嚷的人顿时鸦雀无声，一齐

望着这一对怪人。

西门独行视如不见，昂首向外走。两个老道拦住了去路，西门独行并不认识这两位清虚的师弟——武当双杰：清风和清松。

西门独行淡淡道：“两位道长是要化缘吗？不知要化多少？”